論契丹侵地界狀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論契丹侵地界狀
作者：歐陽修　北宋

本作品收錄於《廬陵文鈔/08》

右臣伏見北虜近於界首添建城寨，及拘囚定州巡兵湯則，侵過銀坊、冶穀地界等事。竊聞朝廷至今未有分明嚴切指揮，令邊臣以理爭辨。竊料朝廷之意，必謂爭之恐有引惹之虞，此乃慮過而計之失也。

夫虜性貪狠，知足無時，欺弱畏強，難示以怯。今杜之於早而力為拒絕，猶恐不能；若縱之不爭而誘其來侵，乃是引惹。況西山道路，有三十餘處皆可行兵，其險要所扼，在於軍城、銀坊等路，為彼奪據而不爭，則北寨、王柳等口，漸更來侵，豈能爭矣？是則西山險要，盡為彼奪。一日使虜以大兵渡易水，由威虜之西平陸而來，以奇兵自飛狐出西山諸口而下，則我腹背受敵之患，不知何以禦之？此蓋兵法必爭之地也。且與人為鄰敵，而自棄險要，任彼奪據而不爭，雖使我弱彼強，尚須勉強。何況勢均力敵，又違誓約，而彼曲我直乎？

臣謂朝廷所以然者，蓋由未察虜中強弱之形，而不得其情偽之實也。

臣又見朝廷常有懼虜之色，而無憂虜之心。夫憂之與懼，名近而意殊。憂者，深思極慮而不敢暫忘；懼者，臨事惶惑而莫知所措。

今邊防之事，措置多失其機者，懼虜之意過深也。若能察其強弱之形，得其情偽之實，則今日之事誠不足懼，而將來之患深有可憂。奈何不憂其深可憂，而反懼其不足懼！且戎虜雖以戰射為國，而耶律氏自幼承其父祖與中國通和之後，未嘗躬戰陣，遭敵，謀臣舊將，又皆老死，今其臣下如貫寧者，無三兩人。寧才不及中人，已是彼之傑者，所以君臣計事，動多不臧。當初對梁適遣使河西，使與中國通好，及議和垂就，不能小忍以

邀中國厚利，乃與元昊爭夾山小族，遂至交兵，而累戰累敗，亡人失馬，國內瘡痍，誅斂山前，漢人怨怒。往時虜殺漢人者罰，漢人殺虜者死，近聞反此二法，欲悅漢人，漢人未能收其心，而虜人亦已怒矣。又聞今春女真、渤海之類，所在離叛攻劫，近才稍定。方且招輯敗亡，修完器甲，內恐國中之復叛，外有西夏之為虞，心自懷疑，憂我乘虛而北襲。故於界上勉強虛張，囚我巡兵，侵我地界。蓋其實弱而示強者，用兵之詭計。故臣謂苟能察其強弱，知其情偽，則無不爭之理，何必懼其不足懼哉！

自國家困於西鄙用兵，常慮北戎合謀，乘隙而動。及見二虜相失而交攻，議者皆云中國之福。夫幸其相攻為我之福，則不幸使其解仇而復合，豈不為我禍乎？臣謂北虜昨所以敗於元昊者，亦其久不用兵，驟戰而逢敵耳。聞其自敗衄以來，君臣恐懼，日夜謀議，通招丁口，扌柬募甲兵，處處開教閱之場，家家括糧馬之數。以其天姿驍勁之俗，加以日夜訓練之勤，則其強難敵矣。今虜國雖未有人，然大抵為國者久無事則人難見，因用兵則將自出。使其交戰既頻，而謀臣猛將爭能並出，則是夾山一敗，警其四十年因循之弊，變驕心而為憤誌，化惰卒而為勁兵，因屢戰而得驍將。此乃北虜之福，非中國之福也。此臣所謂將來之患者也。

然二虜勢非久相攻者也，一二年間不能相並，則必復合。使北虜驅新勵之強兵，無西人之後害，而南向以窺河北，則又將來之患大者也。臣雖不知朝廷顧河北為如何，但於本路之事，以今年較去年，則亦可見。去年以前，河北官吏無大小，皆得舉材而擇能，急於用人如不及者，惟恐一事之失計故也。

自今春已來，差除漸循舊弊，凡幹敏之吏熟於北方事者，舉留奏乞，百不一從。不惟使材臣能吏不勸而殆，亦足見朝廷不憂河北之事辦否也。

至如廢緣邊久任之制而徙劉貽孫，以王世文當冀州，李中吉當廣信，王中庸當保州，劉忠順當邢州，如此數人，於閑慢州軍尚憂敗政，況於邊要之任乎？臣愚以朝廷不以北事為憂，則又怯懼如此；既曰懼矣，則於用人之際又若忽而不憂，此臣之所未諭也。臣聞敵人侵我冶谷，雖立寨屋三十餘間，然尚遲延，未敢便貯兵甲，更伺我意緊慢。若不及早毀拆而少緩縱之，使其以兵守之，則尤難爭矣，此旦夕之間不可失也。

至於湯則，亦聞囚而未敢殺，此亦不可不爭。臣願陛下但以將來之患為憂，不忘此事，用人之際，革去舊例而惟材是擇，勿聽小人之繆謀，勿於忠良而疑貳，使得上下畢力，庶幾漸成禦備。

至於目今小事，未銷過自怯懼。夫事之利害，激切而言，則議者以為太過；言不激切，則聽者或未動心。此自古以為難也。況未形之事，雖曰必然，而敢冀盡信乎？伏望陛下留意聽納，不以人廢言，則庶竭愚瞽，少裨萬一。謹具狀奏聞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